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 ——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杨菊华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摘要: 本文构建了农村—城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 阐述了构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指数的方法, 介绍了该体系在相关社会调查设计、数据分析方面的作用, 提出了后续研究的初步设想。该体系有助于进一步规范学术研究的开展, 加深社会对流动人口生存现况的全面了解, 促成政府出台加速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融入过程、途径的公共政策, 改善该群体的经济和社会福利。

关键词: 流动人口; 社会融入; 融入指数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0) 02-0064-07

Index of Assimilation for Rural-to-urban Migrants: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assimilation theory

YANG Ju-hua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pose an index system of assimilation for rural-to-urban migrants, explain the methods for formulating the overall index of assimilation, introduc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index system for future research design and data analysis, and discuss preliminary thoughts for future work. The system will help to further standardize the conduct of academic research,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rvival statu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promote the government contribute to formulate policies speeding up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improving the group's economic and social well-being.

Keywords: migrants; assimilation; assimilation index

随着对流动人口问题研究的日趋深入, 该人群在流入地社会融入^①的现状、过程及特点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成为当前包括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公共政策等多学科关注的焦点, 更是人

收稿日期: 2009-06-28; 修订日期: 2009-09-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08JJD84020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07JZD0027) 资助。

作者简介: 杨菊华 (1963-), 女, 湖北鄂州人,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人口学、家庭社会学、生育政策。

① 概念“融合”、“融入”存在差别。本文使用“融入”分析中国乡—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诸多方面的适应现况, 但在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时, 沿用原作者的用语。

口学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1]。然而,对如何测量流动人口的融入状况,学界的关注明显不足。学者采用不同的指标分析缺乏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地方数据;对相同或类似概念,学者常有不同的理解、定义和测量标准。于是,研究之间的结论缺乏必要的代表性和可比性,致使许多重要的问题尚未厘清,制约了学界、社会和政府全面把握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现状及特征,妨碍了流动人口社会福利的改善。

社会融入必须有一个普适的内核,它决定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该内核就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理论框架,而指标体系就是该框架的经络及血肉。本文在社会融入理论的指导下,遵循系统性、简明性、易得性、普适性与特殊性等原则,①构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②阐述构建社会融入指数的方法,③介绍该体系在相关社会调查设计、问卷设计及数据分析方面的应用。社会融入涉及经济整合、行为适应、文化接纳、身份认同等多个维度。客观认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状况的前提是,必须有一套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系统的、科学的,既考虑所有人群的共性也兼顾次人群特点的,可指导数据收集并经过数据检验的量化指标。指标体系的构建将进一步规范、促进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加深社会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生存状况的全面了解,促成政府出台相关的公共政策,加快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融入速度,简化其过程,扩大其途径。

流动人口具有明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若以流出地区分,流动人口包括农村—城镇流动人口(以下简称“乡—城流动人口”)、城镇—城镇流动人口;若以年龄区分,则有成年流动人口、少儿流动人口、老年流动人口等。在融入的速度、程度、途径方面,代际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鉴于成年乡—城流动人口是流动人口群体的主体,也由于该人群与流入地同龄人群的差别最大、涉及融入的维度和指标最多,本体系以该人群为目标对象。但是,对该体系略加调整即可用以测量不同身份的流动者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

一、现存研究中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指标

我国关于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早期研究多探讨流动人口自身的特点、流动的原因、宏观社会经济后果等。199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开始关注流动对流动者及其家庭的影响,其社会融入问题也提到了研究日程。虽然很少研究冠之以“融合”或“融入”之名,使用的具体指标不一致,但很多学者从多个视角探讨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适应情况^[3~4]。风笑天从经济、心理、环境、生活等4个维度,用9个指标测量了三峡移民在迁入地的融入状况^[5];杨黎源认为,邻里关系、工友关系、困难互助、社区管理、风俗习惯、联姻结亲、安全感、定居选择等8个视角是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切入点^[6]。张文宏、雷开春借鉴国外移民研究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利用14个主观和客观指标考察了上海地区的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结构,包括本地语言掌握程度、熟悉本地风俗程度、接受本地价值观念的程度、职业稳定程度、亲属相伴人数、本地户籍状况、本地人身份认同程度、社会交往范围、社会心理距离、日常交往人数、社会满意度、职业满意度、住房满意度、添置房产意愿^[7]。王桂新等主张,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包括心理、身份、文化和经济等因素^[8];他们进而从住房类型及住所生活设施分析农民工住房条件的市民化,从工作状态及职业类型分析经济生活的市民化,从农民工在上海的交往网络、子女的交往对象及单位的参与活动分析社会关系的市民化,从对流入地的感情等多个参数分析心理认同的市民化。此外,还有更多的学者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指标。

可见,社会融入涉及经济、行为、文化、身份或心理等多个维度,每个维度涵盖若干具体指标,每个指标又包含数个可以直接测量的变量。凡与价值观念、心理满意度、身份认同感有关的

测量主要是主观指标，而与经济融入、行为适应有关的则多为客观指标。不过，由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理论不足，不同学者使用的数据、考察的对象、对象所处的环境及关注的重点等方面的差异，学者对融入概念的定义标准不同，对同一融入维度的衡量指标见仁见智，这就使得各研究之间的可比性受到很大的局限。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的人群面临的社会融入的内涵、挑战、具体情况有差异，若使用某地的发现而得出全体的结论，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构建普适性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势在必行。

二、社会融入指标体系

在前述理论和原则的指导下，基于现存研究成果，笔者构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该体系同时考虑显性及隐性指标、客观及自评指标。需要指出的是，①出于行文方便，具体指标被分门别类地划归不同的融入维度。不过，某些文化接纳和行为适应指标并无明确的界限，只是前者更重理念、后者更重实践；②指标体系的构建仅考虑融入的结果，不关注融入的原因及过程；③融入状况以流入地具有同等条件的户籍居民为参照对象。

如图 1 所示，社会融入指标体系由三级因素构成。第一层：4 个维度，即经济整合、行为适应、文化接纳、身份认同；第二层：16 个指标，分别属于每个维度；第三层：具体变量。其中，附属于各指标的变量反映了各自的潜在决定因素；同样，附属于各维度的指标反映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潜在变量；这些维度最终反映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总体状况。虽然任何研究都难以穷尽这里列举的所有因素，但在研究、问卷设计中，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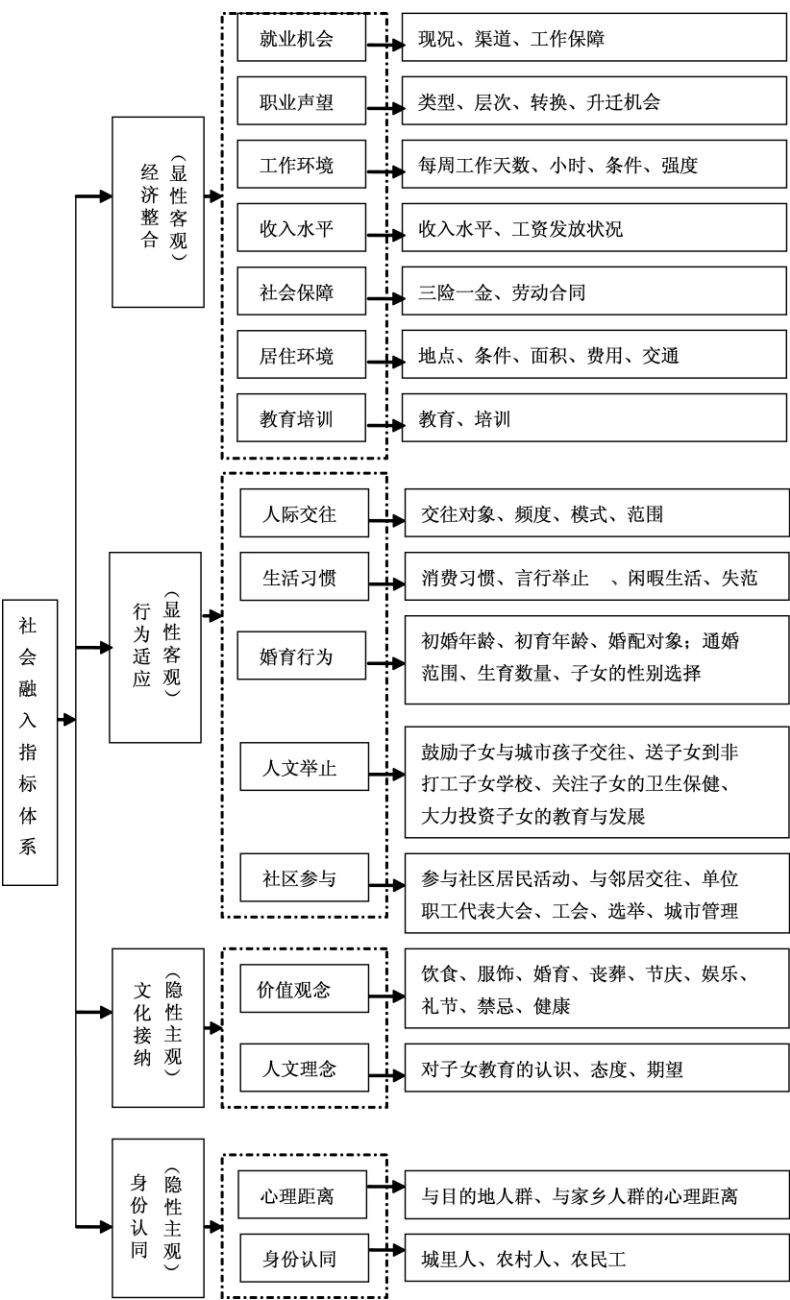


图 1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框架图

尽可能地考虑多维度因素，收集有代表性的指标。限于篇幅，下面简明阐述每个维度及其指标。

1. 经济整合是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经济结构方面面临的挑战及在劳动就业、职业声望、工作条件、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居住环境、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融入情况，是个体经济地位的综合反映。这七个方面即经济整合的具体指标，每个指标由多个变量或属性构成。

就业机会包括就业现况、渠道、保障等属性。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就业机会决定了他们与具有同等条件的户籍居民相比，是否享受近似公平的就业渠道、拥有类似的就业水平及就业保障，进而影响经济整合的总体程度。职业声望包括职业类型、层次、转换、升迁机会。工作环境牵涉每周工作天数，每天工作小时，工作条件和环境、劳动强度，等等。收入水平涉及实际工资水平是否明显低于本地人群、能否及时拿到工资。收入水平折射出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是驱动流动人口背井离乡的主要动力，也是经济整合的主要指标。就业、职业和收入问题是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首要问题，是流入者融入目的地的基础，既是社会融入的主要指标之一，也与其他维度的融入存在影响和被影响的互动关系。由国家和单位共同提供的“三险一金”等社会保障既体现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原则，也是经济整合的重要指标。居住环境既是安居的前提，也是个人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凝聚。不同阶层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居住隔离^①，是社会阶层分化在城市空间上的物化形式，反映了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之间的疏离程度。教育是衡量国际移民社会经济地位不可或缺的指标，但由于我国成年流动人口多是先完成教育，再外出流动，故教育对他们并不适用。不过，人力资本的提升除正规教育外，职业培训和工作经历也十分重要，是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有助于他们获得新的人力资本、为原有人力资本的转化开辟渠道，对他们在城市长期生存、生活和发展、对经济地位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为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创造条件^[9]。因此，在相同的岗位上，流动人口是否与当地人群享受类似的职业培训机会也是经济整合的衡量指标。

2. 行为适应是流动者在流入地融入与否及融入程度的显性指标，是指流动者不仅理念上认同，而且行为上按照流入地认可的规矩和习俗办事，实践着流入地认可的行为规范，言行举止向当地人靠拢。人际交往、生活习惯、婚育行为、人文举止、社区参与等都是衡量行为适应的可行指标。

与谁交往、交往频度、交往模式、交往范围等构成了流动者社会网络的基本成分与内涵，也直接体现了行为适应程度。人口流动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流动者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影响^[10]。在流入之初，流动者过往的社会网络多已消失，主要依赖老乡、亲戚等以地缘、血缘为依托的初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获得工作机会、应对生存压力。随着在流入地居留时间的延长，流动者的生存空间得以拓展，人际关系和网络得到扩张，社会互动和交往的内容日渐丰富，互动的范围也逐步向外延伸，与户籍居民的交往不断增强，社会网络从高度的同质性到逐渐纳入某些异质成分，从而有助于流动人口更深层次的社会融入。生活习惯（包括消费行为、言行举止、闲暇生活、失范行为）是将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区分开来的直接标志。同时，流动人口在初婚及初育年龄、婚配对象、通婚范围、生育数量、胎儿性别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也反映出其与户籍人口之间的距离。对待子女的教育、健康、交往等行为折射出流动人口的人文举止。此外，他们是否参与社区的社交娱乐活动，参加单位或社区的政治活动或组织，了解并参与城市管理，进行邻里互助等等，都体现了流动人口是否愿意融入流入地生活的意向，也会增进或阻碍与当地居民的相互了解。

① 在西方社会学中，“居住隔离”是指种族、宗教、职业、生活习惯、文化水准或财富类似的人群集居于一定地区，与不类似的分开，产生隔离。隔离程度越高，群体间的交流越少，彼此的融合越困难，弱势群体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也越小。

3. 文化接纳是社会融入的隐性维度。成年乡—城流动者在流出前多已完成社会化过程；进入目的地后，他们面临再社会化过程。认可、接纳流入地的文化需要较长时间，且年龄越长，时间越长。文化接纳受制于经济整合和行为适应程度，反过来加速或阻碍流动者在流入地的经济融入和行为适应过程。当然，经济融入未必带来文化接纳，文化接纳与行为适应之间也存在时滞甚至背离现象，即文化上不接纳并不一定表明行为上不遵从，反之亦然。

文化接纳即流动者对流入地文化、风土人情、社会理念的了解和认可程度，包括价值观念、人文理念等指标^①。风土人情是一种文化遗产，将人们凝聚在一起，但因其改变往往慢于社会发展的步伐，它也可能减缓融入的速度与程度。价值观念这个抽象的概念通过饮食、服饰、婚姻、生育、丧葬、节庆、娱乐、礼节、禁忌等多种因素体现出来。流动人口对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持希望逐渐适应、表示尊重、各顾各的，还是排斥的态度？认可并接纳流入地的风土人情将减弱、淡化家乡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和束缚。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是听之任之，还是持有较高期望？在对待子女与流入地孩子的交往问题上，是顺其自然或积极赞同，还是观望存疑或坚决反对？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折射出流动人口人文理念方面的融入现况。

4. 身份认同是指流动者与本地人及家乡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去往何处的思考及认知，主要包括心理距离、身份认同等主观指标。其中，心理距离是指流动人口与目的地人群的距离感、对家乡的依恋程度，在排除客观因素后是否从心理上打算回到家乡。如果流动者对流入地产生了较深的感情，愿意与当地人交朋友，认为当地人对待自己就像对待其他城里人一样的友善和愿意提供帮助，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当地人差不多，希望成为流入地居民，与家乡的联系越来越淡，对家乡的依恋越来越弱，则表明他们在心理上基本融入了流入地社会，反之亦然。

流动人口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城里人、农村人、外来人、农民工）是其身份认同的主要标志。若他们依旧保持过客心态、打工心理，认为自己只是暂时漂泊、寄居于他乡异地，感到目的地社会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自己的未来和“根”依旧在家乡，感到与流入地居民的差别很大，则表明流动人口在身份认同方面与流入地居民之间存在隔离。

三、指标体系的应用

构建上述指标体系的目的在于，全面、系统、科学地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现况和特点。尽管本文涉及的指标未能反映该人群社会融入的全貌，但该指标体系应该为社会调查的问卷设计提供参考，为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提供参考。在设计社会融入问卷时，采用哪些指标、提出哪些问题能更好地测量流动人口总体及不同维度的融入现状是该调查成功与否的首要条件。鉴于本指标体系的系统性、简明性、兼容性等特点，它将能对有关社会调查设计起到一定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就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而言，至少有三种方法可供选择。

其一，单变量分析法，即单独分析各指标下的每个变量（如：就业现况、收入水平），并通过与户籍人口进行比较回答研究问题。其优势在于，如果一个研究或使用同一数据，针对同一人群的多个兼容的研究能够对所有指标和变量进行分析的话，则将全面、细致、深入、清晰地展现流动人口在各方面的融入状况。其劣势主要包括，所需数据难以齐全、工作量过大、对研究者的要求过高或需合数人之力，等等。对任何一项研究而言，上述指标和变量都可能过于繁杂，难以逐一分析。这些局限要求学者另辟蹊径。

^① 在国际移民文化融入研究中，语言能力是最常使用的指标之一。比如，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第11个问题问及受访者是是否懂英文、是否讲英文，若不讲英文，讲何种语言：（11c）受访者的英语程度如何（很好、好、不好、一点也不会）？（11a）除英语以外，受访者是否使用其他语言（是、否）？（11b）若是，讲哪种语言？语言是流动人口与当地人群的沟通手段，也反映了他们保留家乡文化的意愿；但在中国，语言障碍不如国际移民重要。

其二，指数分析法。因子分析^①等方法通过整合各指标下的变量，将为数众多、难以掌控的条目缩减成为数不多、便于把握的一个或几个指数，即将众多的条目予以简化，将复杂的体系简明化。就本文的体系而言，可采用以下步骤：①对各指标下的每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比如，整合就业现状、渠道、保障，简化成流动人口“就业机会”公因子；又如，整合职业类型、就业层次、工作的稳定性、升迁机会等，提取“职业声望”公因子。②一旦社会融入某个维度（如：经济整合）的每个指标的公因子都提取出来后，再提取该维度的总体公因子，一共需要提取四个公因子，分别反映流动人口的经济整合、行为适应、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融入现状，用来分析不同维度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③基于每个维度的因子，构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总体水平。

其主要优势在于，它以简明的方式，描绘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并可有效应对其他方法难以应对的、极其复杂的权重问题。其主要不足包括：①整合多个变量、生成少数潜在变量可能掩盖重要的差异及问题的复杂性——流动人口在某些方面更易融入，而在某些指标或维度上较难融入，整合后就分辨不出何易何难了。这就不利于全面、深入把握其融入的特点，也不利于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②因子分析牵涉到的一些技术或数据问题可能使提取的公因子缺乏代表性，使分析结果产生偏误。③对数据的涵盖面要求较高。为保证因子的普遍性、代表性、科学性、客观性，数据需要包含大量信息，但资源的局限使任何一项调查数据都难以穷尽所有相关因素，从而使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一定的难度。

其三，互补法。整合上述两种方法可在有限条件下，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弥补各自的不足。一方面，利用可得指标，构成一（多）个综合指数，分析流动人口总体（或各维度）融入现状；另一方面，分析可得变量，探讨流动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融入程度。在此基础上，比较二者的分析结果。若不同方法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则分析结果是可信的，从而可准确判断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现状。比如，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包含住房条件、教育水平、是否就业、就业身份、职业类型、工作单位类型、劳动时间、签订劳动合同情况、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初婚年龄、生育水平、子女的性别构成等多个变量。逐一分析各变量，可以考察乡—城流动人口在这些方面与户籍居民的异同；通过因子分析法、整合经济融入的相关指标，则可提取“经济整合”公因子，形成“经济综合指数”，从而反映流动者总体经济融入的现状与程度。

四、后续研究展望

在本文中，乡—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以经济整合、行为适应、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为框架，以就业机会、价值观念、社会网络、心理距离等具体指标为经络，以就业现状、婚育理念、交往模式、身份认知等若干变量为血肉。可见，该体系由三级因素构成：社会融入这个抽象的概念下辖四个维度（第一级）；维度下辖16个具体指标（第二级）；指标下辖可直接测量的若干变量或参数（第三级）。其中，经济整合、行为适应下辖指标属显性、客观指标，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下辖指标主要属隐性、主观指标。任何一个指标体系的构建都要求研究者对该研究领域的理论有精到的把握，对研究现状有全面、深入、系统、精到的了解。因此，本文构建的体系框架是否合适，选择的指标是否合理，每一个具体属性可否经过检验，都有待实践与时间的检验与完善。

后续研究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其一，对现存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检索、分类梳理：①综述过往文献，以深入了解和全面认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现状

^① 因子分析法利用较少的公因子的线性函数关系和特定的因子之和表示潜在变量，从研究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性出发，把数个错综复杂的变量减少为少数相关但不全相同的信息的综合指数，即因子。其标准是因子之间关联度的大小，通过不同途径将高度关联的因子集合在一起。“主成分分析法”通常被用来选择合适的权重。从理论上讲，第一个主成分是潜在变量的线性指数，反应构成因子的多个要素的最基本变异。

把握他们在哪些层面的融入程度更深,哪些层面更难融入,从而为政府决策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理论和实证依据;②根据从文献或其他途径获得的线索,对现有政府部门、学者、其他单位设计并实施过的相关社会调查问卷、人口普查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类、汇总,了解现存调查或普查中的融入问题、指标、变量,找出共性,辨识差异,把握难点,突出重点,从而进一步修正、发展、完善该指标体系,使其更可用、更好用、更适用。

其二,以该指标体系作为未来相关研究中问卷设计、数据收集与分析的参考,虽然该体系尚待完善。合适的指标体系将使学术研究更严谨、规范、科学,有助于突破见仁见智的分歧,使不同研究的结论具有可比性,分析结果也更可信。比如,在设计流动人口经济融入问题时,可以同时考虑就业机会、职业声望、工作环境、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居住环境、教育培训等方面,提出相应的调查问题。在此过程中,特别需要关注过往研究中被忽视或重视程度不够的一些维度或指标,因为学界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不同维度的重视程度极其不同,对经济整合、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的重视远远超过对文化接纳的关注。事实上,很少研究直接分析文化接纳。究其原因,“文化”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易量化,故而现存社会调查资料很少涉及文化内涵,从而进一步限制了相关研究的开展。同时,即便是同一融入维度,不同指标受到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比如,虽然总体而言,经济整合的每个层面都得到重视,但就业机会、职业类型、收入水平等指标往往得到比社会保障、居住环境、职业培训更多的关注;在行为适应方面,对流动者社会网络的研究已经达到较深程度,既有定性的理论阐述,也有定量的实证探讨;但对其他层面的研究相对不足。

其三,设计一份具有普适性特点的、共享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调查问卷。在前面两项工作的基础上,整合多方面人力、财力资源,生成能够全面反应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调查问卷,该问卷将适用于不同场合、不同地点、略加修改后可适用于不同流动人群。该问卷(和调查结果)的共享将大大节约经济、人力、社会成本,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包含大量的与移民的社会融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问题,成为无数研究的数据来源,使普查的成本得到有效利用,研究者本人无需耗时耗力设计问卷、重复收集数据。当然,典型性的地区调查是对普适性的大规模调查的必要补充。

最后,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如人口普查数据和小普查数据),探讨流动人口的融入现况、特点、原因。这就对数据的共享提出要求。在我国,上述两类数据不是公开使用的,仅有极少数人可以接触它们,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数据的开发和利用,造成现有资源的巨大浪费,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深层次展开,也不利于政府全面把握人口现况、特点、原因(尤其是后者)。流动人口问题尤其如此,在尘封几年后,即便数据更为可得,其研究的时效性也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 [1] 杨菊华.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 [J]. 人口研究, 2009, (1).
- [2] 任远, 邬民乐. 城市人口的社会融合: 文献评述 [J]. 人口研究, 2006, (3).
- [4] 王桂新, 王利民. 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研究综述 [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8, (6).
- [5] 风笑天. “落地生根”? ——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 [J]. 社会学研究, 2004, (5).
- [6] 杨黎源. 外来人群社会融合进程中的八大问题探讨——基于对宁波市 1053 位居民社会调查的分析 [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7, (7).
- [7] 张文宏, 雷开春.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J]. 社会学研究, 2008, (5).
- [8] 王桂新, 沈建法, 刘建波. 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J]. 人口与发展, 2008, (1).
- [9] 任远, 邬民乐. 城市人口的社会融合: 文献评述 [J]. 人口研究, 2006, (3).
- [10] Portes, A.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 (24).

[责任编辑 齐明珠]